由庚堂集

由庚堂集卷之三十七

縉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賭記

河套虜西路切盡黃台吉者欽封龍虎將軍也前身爲真定寺僧猶記憶焉嘗投書真定撫臣云爲僧時積有香火錢臨化時分與徒衆而餘一百七十金于土壙中今以一念錯輪入邊地爲虜願得隻身披衲仍奉佛于故

寺不則乞一省覩以金脩寺了前願撫臣廉
寺中事悉合出金于壙亦如其數奏記本兵
不許切盡乃嘆曰是吉祥事顧不能信我已
矣夫切盡平生把素念佛不援弓刃一人臨
化蕭然戒其妻若子及部落曰中朝實豢我
不可背盟搶殺違者吾能陰殛之以故妻守
其戒無敢犯邊聞之張總戎臣爲眞定將官
時親見其請乞及寺僧言之歷歷不爽余撫

延綏其部夷來者各持數珠嘿念佛妻切盡
老娘子時時稱其夫戒守約束惟謹與余所
聞合吁亦異矣切盡者知盡道理之稱也
西番在甘肅嘉峪關外、即古玉門關也、熟番
處其內、爲我藩籬、自火落赤西行、以守活佛
爲名、建仰華寺、據莽捏二川居之、遂不返、大
同其地、飫水草、牲畜蕃衍、收紅帽諸番結爲
婚姻、日盤踞爲邊患、順義王西行禮佛、衆益

熾、躪跳洮岷間、朝廷遣尚書鄭襄敏公諭之歸、火酋勢稍孤、張總戎臣請襄敏留甘肅半歲、可遂滅火酋、襄敏竟歸、西出嘉峪玉關數百里無水草、再西則回回處其南尾刺處其北、相婚姻而毋仇殺、尾刺長弓大矢頗稱强、先年套長吉囊、率衆往搶、尾刺誘之入盡殺之、吉囊死焉、套虜以爲恨毋思報復、然自套往彼數千里、驅牛羊充食日行不二三十里、

至其地險窄、哨者早覺爲備、則不能得志、故亦隱忍而已、𢇁剌西去爲烏斯藏、有五國土小國無算、則佛地也、流沙之廣、乃爾、世人以九州爲大、不猶醯雞耶、

嘉靖中、北虜俺嗒入寇、皆趙全輩爲鄉導、趙全者、山西老營堡軍也、同伍丘富、有一貝光照人禍福若神、謂趙全當富貴、領萬衆、遂入虜、俺酋絕愛之、日教虜攻城堡擾邊三十年

爲中國患。隆慶四年。俺酋愛孫比漢那吉忿投中國。督臣王襄敏公收之。俺酋挾索不與。令以河套地易。不從。令縛獻叛卒趙全李自馨等十數人來。乃從。遂遣那吉歸。磔全等西市。余時主事刑部。監決諸叛卒。俱坐凌遲刀千百下。無一作楚聲者。余異焉。詰之獻俘出朝時。趙全與衆約曰。丈夫死即死耳。安事兒啼。故竟死無一號者。全長七尺餘。梟目胡腹

自言手刃百千人固應死有愛妾來時殺之一名馬及貂裘予押卒以善視故亦豪雄也使中國用之足當一臂矣李自馨故諸生善書大字俺荅令各居板升地在豐水灘華言城也有大小積數萬人每犯邊令此輩當先盖以華攻華矣俺荅善撫馭故樂爲用至黃台吉父子践惡焉始有異心其種生夷地多雄可使亦時思投中國有議以大邊之內二

邊之外居之者質妻子于中有警以夷攻夷、良便顧以款約不得收降無任其事者款難久恃此策會有舉時亦宜預加之意耳、

河套本中原地唐張仁愿奪漠南築三受降城直雲中榆林靈武據守津要突厥不敢南牧後徵邊兵討祿山城爲墟矣國初逐王保保築東勝等城屯守正統間失東勝退守黃河屯種膏腴地邊備日充裕焉後易守河爲

巡河復易巡河爲哨探猶打冰燒荒不絕勢家耕收自爲守後漸廢成化七年虜入套搶掠然不敢住八年榆林築東西中三路墻塹而寧夏脩河東邊墻遂棄河守墻弘治十三年火篩大舉入套住牧套遂失嘉靖中曾公銑銳意復套搆難而止予咨覽套事驅虜易而守套難何也自綏德移鎮榆林三百里僅通一綫之道荒落已甚若復套必城守河壖

中間千餘里地廣人稀、何以實之、以十餘萬虜窺伺騷逼、恐難帖然、故不得輕議也、九邊形勢既殊、虜情亦異、遠毋論、論其近者、西陲盡甘肅嘉峪關、本地無多虜、以西之套虜東之宣雲虜部夷流、入而多逐美水草居莽捏數爲洮岷患松山虜據爲窠近逐而城焉着寧諸酋切齒思報、顧莫能振、一時頗寧然終當爲備耳、寧夏有賀蘭山、山後即虜黄

河當其前所轄靈州花馬池隔河而列戍黃台吉鐵雷火落赤諸酋互市寧夏而毳帳則在延鎮地黃婦奉夫命頗恭順然老矣孫把兎巳長恐未帖然延寧兩鎮同舟綢戶善馭之耳西虜惟套難馭套故無虜自火篩從大同入套歷吉囊而繁吉囊爲套長居中路今卜失兎其孫也弱不能振以名羈諸部耳東則莊禿賴狡黠稱雄衆虜覗爲張翕西爲黃

婦、受轉壁賞于延鎮、皆吉囊昆弟種也、延綏邊長一千二百里、三哨酋首不下數十家、歲以三萬金款之、不及宣雲十之一、未足厭心時思挾誆、惟是鎮兵敢戰、虜稍知畏耳、東接偏頭、剪牙氣居兩界間、時押闖爲患、然無多也、再東則大同順義王扯力艮諸部居之、宣府青把都諸部居之、衆而且强、自隆慶四年受款來、稍謐、近挾加賞、生心矣、獨以三娘子

為政者肯厚賞不肯背棄尚可羈縻耳大都宣大款事主于酋王勢尚歸一而戰未可知延綏甲起乙伏款難而健兒角虜得失相當稍可支焉又東則薊鎮也近陵京故防禦倍他鎮長昂諸酋勢不甚張非得宣大虜助不敢內犯故宣大之市賞厚者亦為薊也又東則盡于遼戰款亦無常綜九邊而論甘肅專言戰延寧以戰維款宣大以款為守薊主守遼

款戰相兼隨地制宜相機握勝款則脩備過不我先戰則賈勇應不彼後要安邊而已北虜之可得而制也以嗜利而畏死也虜逐水草射生衣毛不火食與中國殊也自隆慶款市以來朱提炫其目纈綺華其體甘毳豢其口三十年餘矣賈生之餌深中而受享焉金珠文繡名王閼氏不能一朝釋也惟款有之戰安得此且虜移帳必屬婦無休時也以

故夷婦之願款甚于夷諸酋聽命婦口若順義之三娘子青酋之太松爲政而甘款不能舍市利耳中國與虜戰喪卒百人復招致百人疾痛差緩也虜入犯盡其家父子兄弟來奠滿載歸聚而共有之第令失一人則不樂骨肉關情然也余親睹虜敗損其當戶哭聲震林樾歸巢衆相嗟怨焉畏死與中國不殊也以畏死之心挾嗜利之欲夫是得而制之

然近之就我皐牢也以虜無人也聚族披猖志在金帛歆食耳設有人傑出毋論若元昊輩即俺荅將難制矣虜不能深入即深入不能久久則人馬病斃水土異也俺酋破石州駐內地凡三月不堪物故大悔之且老厭兵故因愛孫而就款今順義王扯酋酒徒耳即各部無有越志者胡運之衰天則爲之及是時脩備待戰戰以維款款庶可久若狃目前

忘自勝、一旦黠者出而生它心、恐無及矣、延鎭虜方就款、而余丞賈將士餙戰者以此、比七酋聚訌、孤山偏將軍劇而畏遁、乞哀受罰、款爲益堅、盖其徵云、

將材不易得、大將尤不易得、三軍寄司命于一人、非勇畧冠軍鏑鳴羽沓巽愞周章身不能先士卒以衆與敵、其誰與我軍中情懸苦樂量不能包畢同對壘機移呼吸智不能運

奇正即雄逾賁育偏裨之任耳夫何以寄長城故擇大將以勇智兼收若廉其質無竢論也然從金革中取功名志以帥氣必堅必銳乃足策勛老將功成位高家豐年往日思牖下窮極意欲即彊起從戎身家縈罣便則食不便則止雖云識途無能揮日也偏裨淬志行間功名方起心力逾勁拔之登壇令竭歷以趨左右策之所至輒效矣余三出塞深知

將材之難賭任將者之得失有概焉爾

中國禦虜長技火器爲最漢臣鼂賈條邊事猶未之及也大則大將軍砲攻大舉虜用之次則虎蹲湧珠等砲陣前衝擊用之小則三眼鎗砲人執一具隨身擊刺用之虜酋指畏避焉顧製器貴精鉛子與砲口相當則出之利持器貴定砲口與敵相當則擊之中虜每以騎嘗我不知者急發盡則虜從而躪入老

成祖時而發則應之當然士卒便于持弓矢而怯于持火器鼓舞賞勸上之人宜加之意耳北虜與倭不同擊倭火器可用巧擊虜以猛迅為先鐵騎重鎧非巧砂能入且邊卒多蠢直賈勇力不能盡用巧耳硝黃惟內地有之近東虜稱邊外有山產黃又得倭奴製火器悉妄語耳第令有之在昔諸黠酋何不取用即今目何未見虜發一砲耶惟嚴禁私市

毋令長技與虜共焉可也

虜之得志也以秋我之得志于虜也以春相爲貞勝制虜之機卽在是焉秋高馬肥虜欲大舉必六七月閒結聚會事已定卽捉馬禁騎騁醲乾肉皆得之降夷報者爲真比其發也聲東擊西或仍舊路不通風諳夷馬首巳東俄頃轉而西攻我不備拆墻入勢衆以大營當我兵餘虜撒馬搶掠禦之之法預傳收

歛爲第一義固壁寨挑溝下茜爲守計覘之
入處以大砲擊之墻勢不得堵則以兵對其
大營而陣使不得開營以徤丁伏路彼散搶
我亦散撲相機度地全在智矣及其深入料
一時不得反顧則出奇兵擣其營帳亦一策
也虜獲而歸避其鋭擊其歸決于一戰彼安
得全歸卽利鈍難必而無然觀望大都勇敢
直前雖有損失亦原之耳至冬春草枯馬弱

時日在我則選銳出擣先哨虜營出其不意彼將安逃所畏在此亦制虜之策矣將士秋有失事以選便者易之若勇可使也授罪而不遽革令擣殺贖罪功倍一體賞敘無功并前重坐彼必奮死以收桑榆此又馭將之一機也

錢之言權也白金不足以銅權之為權宜計耳余守閩藩時司農請省郡各鑄錢顧銅不

採于山捜民間器物為之價大踊貴其地素不用錢官司不以時收又不能散之下壅積不流遂譁然稱不便亦以銅無可多得已之夫鑄山致富在列國時分土分民以齊之錢易晉之粟無用而致有用故倍利耳今四海一家五穀不加蕃食貨不加益即鼓鑄如山徒長物價什伯倍蓰耳又奚益焉盡地利以增粟帛物直將日減即白金無苦詘矣

成祖遷都北平宮內置二窖黃白金各一以備不虞　英宗歸自北狩亟問二窖得無動否內官曰無動　英宗大喜　武宗用其一隅然時時沒入巨璫財實之至　世宗始用盡余質之大司農何以故　世宗享國長匪頒不貲致然　祖宗積之百年罄之一旦且非有征討諸無名之費秖以用如泥沙遂成漏卮竭澤今之視昔大宜繹思矣

鑛產于山稱天地自然之利山東登萊沂間在在有之余覲其洞詢之土民云有一取即得者有究委而艱于得者易得則衆競爭艱得則衆息念即如滇中以鑛爲田所收不多故公私相安焉時有當事移書于余謂當亟取鑛迄余東巡士民亦請行之余荅當事言鑛可採第不可常採又不可自上採嘉靖中朝廷遣內臣登州採金後無以應一方苦累

宰遂止耳若官司可偶一採如兵餉告匱擇有鑛易採處以兵守山官司督採足數即止不過旬月即聞者闕至則已封彼無得生心焉凡民間盜鑄銖官司不必苛求蓋此無足釀釁而足濟窮民惟明為之禁而不苛置之法在長令調劑焉可也若朝廷採取則必不可得不虞余甫歸自東而東人之困于鑛若此甚也

戶口盈縮之數錢穀出入之端惟老胥知之即操為奇貨營奸利然亦可以佐輿華在馭而用之耳閩清流縣故有流米數百石莫知所自來累里民賠賍無休又額丁數百稱故絕不能補足亦令見在者代賦余行縣三老子弟控余請釐剔余念此在積胥臆中即長吏安所周知聞有戶胥鄒躍龍者猾而慧久在公門宜稔其事一日呼而耳語之汝戀公

門役又法應遣戍汝知之乎躍龍稽首請罪

余曰罪固當第令汝能爲余効力當貰汝詳

語之故躍龍尚虞余紿也未敢吐余謂安有

上人爲詬者指日示之乃服而色喜曰是不

難某里某里隱若干糧可括抵流米某子甲

匿多丁可抵絕戶手書纚纚當所應請豁者

而止余異焉然慮其率爾或未核乃書所吐

報榜之里門令民得糾正陳其非是懸之旬

日無一告言者衆相嘆服百年流弊一朝而
失用積胥力也竟余在閩無誰何躍龍者單
原清勾亦復如是此輩相傳實爲利吾借以
袪蠹胡不可也顧須出其不意稍徘徊即蠹
自彼生矣
令有司多以催料無善政爲口實殆不其然
天地生財有數水旱不時民貧者衆安得一
切取盈惟所逋數皆寛予貧民可矣余分藩

汀漳時題准守道查核錢糧余行部寧化長
令何沆是余所銓選者課殿當叅令請余爲
調劑余曰此令事上安得與令若請乃許之
三日命以民之常完賦者名來以貧者名來
以頑而善逋者名來一日集于庭呼素完賦
者則皆朴茂父老也詔之曰爾輩良民急公
乃爾旌而立之東呼貧者則皆窶人子詔之
曰爾輩力不從心良可憫慰而立之西呼素

善逋者則皆示魁與胥猾耳語之曰爾非貧
民而藉口貧通吏胥欺官而累良善輸賦爾
罪盈矣衆復嘵嘵辯余曰爾果良入東東受
之果貧入西西受之非良非貧入東西皆跪
伏不必言所以蓋皆其親識言之出相怨也
欲入東西東西皆跪余曰公將安之乎爰令
先責徵毋少縱良民緩徵一月示休息貧者
隨所有以時入毋急衆乃驩服爭輸課課遂

以完輯謂民不可感通惟上之人無所別白
吏與猾爲奸利民不厭心即良化爲梗不宜
獨咎之民也
救荒雖無奇策然誠心求之亦必有所濟山
東甲午大荒人相食余令各煑粥有謂宋人
稱聚人而殺之者余曰不然煑粥有三不善
委不得人op米浸水煑又不熟則傷人一也
粥塲寫遠饑民赴食未至塲而已餓死二也

粥塲安頓無法任其搶亂强有弱無三也今每村各煮就近而食分行靠背坐定散粥每日二次每人三杓任食任携不許紛亂又擇風力官不時到塲嘗粥但不堪食重治一二承委者以儆其餘則不至生漲殺人矣余檄各道巡行州縣各縣官分行鄉村隨處報聞不巡行者叅究又令推官親詣粥塲嘗粥余以精神與之聯貫凡食粥者六百萬人十一

月至三月乃散人給數十錢去多全活云

饑民得食卽幸免死何意爲亂爲亂者奸民也乘機搶掠亦以一二分濟饑民遂相與從之耳若煑賑得宜奸民安所鼓召余不繁文告止出示曰貧民多方賑濟各宜安心奸民盡法處治決不姑息隨處遍諭觀者稍便一日報青州俠猾魏邦齊搶粮集中聚人將爲亂余檄青州巡道伏健兒集塲擒之卽于本

處朴死梟懸其首示衆一方遂寧余巡安丘馬侍郎文煒謂坐堂中忽有人驀入云借剝樹皮荅本家少樹即云借剝人皮駭而謹防之乃竟不至問之則已梟首矣爲謝余乃知奸民之不可姑息也如是

發賑銀粟多不入民手何也吏緣爲奸閭閻隔遠示期赴領候久不得反速之斃耳余令有司減騎裹糧詣村里逐家親審定次貧極

貧二端予之印票銀粟亦赴彼給之余間訪
擧一二與報冊對違者懲之稍有實濟焉爾
凡救荒須一副真精神流溢若意念懃渠人
心同然自不敢虛應也
先臣筴黄河謂無百年不變之河亦無終不
可治之河以今觀之信然余隆慶丁卯計偕
過呂梁洪石猶齒齒也後積沙壅河身高及
棹楔而洪平矣今黄河不復來涓流如帶可

綦棠度也中爲十數閘以挽運而滄桒改矣禹貢河故道北從直沽入海自挽河東南以濟運而故道塞矣河自曹州入徐淮者隄東沙而高自鳳陽蒙墻寺入符離者地曠衍而下水就下今之不由徐呂者勢也近復報決隄入北故道矣北則張秋茶城一帶閘河必淤而運道病故不得不脩隄障之毋北由南則奪淮倒浸鳳陽而祖陵病故不得不引之

入徐邳南曾司空竭力引入徐故道稍通而忽塞卒以病死李司空始濬泇河泇河自夏鎮至下邳引泉湖水濟運議始于舒司空將借工濟荒會題開濬者行水矣而未深廣也劉司空復濬之而猶未竟至李司空請大濬之業垂成焉此濟運之別計衆多策其難終亦有早知其必行者也泇成卽棄徐呂之河無涉險而不得不治南決之河防侵祖陵今

勢如復北決則妨運亟而治尤亟工力費當不貲矣若膠河必不可開沙易壅而水難繼余嘗詣其地視之乃知往者勘河胡給事中刻石稱難之非謬也若海運不可常而不可不講王中丞敬所條畫甚析試以三百舟會颶發沒七舟而譁稱不便遂報罷然此以防未然所謂彼不來此來耳非爲舍通惠河第緩急可恃且毋令窺覘運河爲也雖然古投

壁馬今詘金錢功成在天任事在人安可誣也顧當事者因時而治標論事者據跡而責實一朝變遷問諸水濱祗見事後之無稗不知當時之有濟苛而過求則任事者難矣

由庚堂集卷之三十七終

由庚堂集卷之三十八

縉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略記

余至曲阜謁闕里顧瞻杏壇即吾　夫子廬也手植一檜十數丈黝色類朽株文理左旋從皮剌之潤若生記稱祖檜過明主受命發一枝焉已入孔林子貢所植楷木視祖檜稍大而高不及十之五亦若槁而實生衆草蒙

葺顧無荆榛鈎衣也、林周環可十里、卉木蒼鬱成喬、搴羽飛鳴其上、余謂世稱孔林無鳥巢、安得鳥、祠官曰、鳥朝入暮飛棲林外、不敢巢也、仰視果然、人窮後一氏神通若此者、亦以異矣、顧罕言爾、齋拜 夫子墓前、身依聖人石室、若此近也、幸矣、右爲子貢廬墓處、或云子貢反築室三年後歸、爲藏機墓中、秦始皇發時、戈石亂擊乃止、事似謬悠、然端木億

中爲防未然亦未可知也望尼山方頂聖人應禱而生因以名首方肖之至聖天縱即山川毓靈當亦不爽耳坊名孔林未雅余與連直指檄發多金脩坊除道甚宏麗改題曰萬古長春云

萬曆壬辰余赴代東土乘便獨身爲泰岱遊叅知汪君應蛟從時進香士女禮元君正盛州官止之余聞諭聽其往毋訶輿至迴馬嶺

改從腰舁與士女雜行險陿中命從者余處外士女裏行恐其迫而失足也抵黃現有松祇可百年物稱秦封五大夫亡其三不知五大夫秦爵級名耳至天門陡絕遥紫霄矣碧霞元君祠在山凹處風氣迴合固當靈勝岳祠蘙而荒落不勝香火矣公署後三尺石刻李斯篆一池二尺許呼玉女洗頭盆可噱也絕頂玉皇祠前樹秦皇無字碑余視石四面

非碑製或以鎮金泥玉檢如石室頂漢武所封者耳四望空豁白雲從足下生山東汶洸諸河如綫目色穿之似千百金蛇跳躍莽蒼中大是奇觀東為孔子小天下處而堂名挾仙未稱余改題曰峻極于天再折入山後為元君脩煉處閟峭稍稱勝焉山東故無多山岱矗起平野已自奇又以元君故祈福走衆宇入錢幣于元君祠者迫不能容則從人頭

地得望牖一窺即呼其從行者曰余見元君矣其崇信若此然禮元君而震念彌陀佛殊不可解豈西方機緣入東震旦深耶余睹泰岱高而未邃峰石亦無大奇遊者詫張之爲文繪爾山之泉惟瀑經峽白石晶瑩刻金剛經甚精水過之淸淺可觀乃有鐫大學于傍者措大筆矣天下名山可憩賞者殊夥若泰岱當以岳鎮稱尊以七十二君封禪稱華不

必文斷石殘碣稱奇也

中嶽華盖峰儼如尊貴人冠裳委珮端立靚莊旁擁坡陀如千百霓旌霞綃護衛左右故是大觀不祗在岩竇閒也西去爲嵩陽宮古栢三其一更偉枝如柱作虬龍狀刻石樹下曰漢武帝栢盖千載上物矣余既謁嵩祠將遊少林中途大雨渡一澗未半水暴至輿人亟返從民閒宿焉草舍數椽絕糧爇油鐙照

影蕭颯聽風雨聲從者肌盡粟啾啾呻楚余怡然吟咏衆乃稍帖質明至少林寺七佛峰蟬聯而下坦處作千佛閣 聖母新建瑰麗甚五山當其前作供大奇顧以初祖道塲僧皆習兵競鎗張拳逞技余公署余謂諸僧是西來教耶衆慙無對出寺循山上數百級爲祖師殿祀初祖有石如畫水墨像作面壁狀絕肖題語殆遍余書一偈曰若作無相會岩

頭師影在、若作有相求、此影是岩頭叅少憩石傍、見一闍黎指偈微笑、余問之、點頭無語、跡之乃鉢盂峰、無名氏住峰三十年矣、巳觀面壁洞、顧無人蹤相也、時屆王遣內臣齋山中諸僧、羅列殿內遊戲乎喝、獨一僧掛背稱不語、一作立禪巳三年、稍異、余謂不語而省應對煩耳、寧當言不言耶、僧對曰然、余復問立禪爾何見、曰祇一片黑黝黝地爾、不語僧

指謂余此僧知識不行非久當白、余領之、下山、聞高中貴三峽隱山椒角巾追而見之、語多有致、出焉大監名下、以諫不從埋名居此、不會客者二十年、眞高士也、少林旁爲玉彔、望之如芙蓉撲眉睫矣、寺僧舍所學學兵日事戈矛應徵調、豈初祖隻履既東、亦任佛子作魔耶、

西方往生、渺不可知、然以余所睹鄙老佛事

有足異者老佛俗稱鄮明織屨爲業會稽人也性好佛時刻念彌陀人以老佛稱之居余邑水南治蒲屨成輒以施方外即市之恒人不問直得錢藏之竇中家人不知也禮拜經懺膝所踦處久爲穿每飯必留餘施僧遇善知識敂依頂禮惟謹嘗一娶婦未幾戒之曰吾學無生而尚有漏耶自今相與持淨業耳夫婦把素禮佛益虔終日熈熈無煩惱嗔恚

余令居愚谷山房年六十餘矣一日辭余往水南故居有事飯僧余聽其往忽余夜夢老佛來山房以蓮花贈余覺而語家人曰蓮花西方事老佛久不來豈其將往耶亟令人覘之則已端坐化去先二日出賓中可十五金集僧念佛設齋供徧送素所識方內外侶至期謂婦曰幢來吾西行矣念無能報愚谷王人以蓮花往送之耳蓋余夢時即彼囑付時

也蓮臺淨土旛幢接引固不可思議然以一窶人子而坦然去留之際即令終何過焉士人哆譚夕可臨時病緣作楚呼號迷悶不則徘徊香履惆惆無所之視此奚啻徑庭亦可惕然思矣

閩漳海澄舊爲月港海外諸國利得中華貨物而嘗三倍而苦海禁嚴不得交易漳泉人輒通倭韓厚傷一二倭奴而販遇官兵奮敵

而地方日多事矣、羅守青霄請開海禁令民
得具大艘載貨各國貿易、惟日本風異、不許
開禁、諸富家出錢置舟而貨雄有力及無賴
子駕而往、歸倍償焉、不必賂倭即遇戰敗之
波、遂不揚、而歲徵數萬金為閩養兵費後乃
日求益也、余守漳南、言之耿中丞楚侗、公此
以靖海而兼得利已幸若日加益、恐不利于
亡命、後且并利失之、中丞謂然乃無增稅而

止今不知何狀矣夫穰穰皆爲利往今有利
處上毋奪之胥溺乃已將毋過耶

由庚堂集後序

夫文章關乎世運而信今傳後之大物也然廊廟之文與山林異山林者藉茅令采蕊擷華取青嫓白尋藻續工擘帨止矣廊廟當不其然一詞脩而世占其學一言出而

世竊其品一議建而世世援其實故攻班馬者或下韓范夔龍之風談濂洛者或舉處不董賈之義斯亦觭至之淺略而非超諳之宏規迺令且不信奚後之傳

中丞公以弱冠起名榜是時性命

道德高揭宗乘而秇林詞壇之士
爭推其轂業裒然負公輔望矣自
公敭歷以來其生平所著作尚虛
全集比乃就梓則玄賞之暇而始
藉此存琳琅笥非公意也不佞澤
請而卒業而竊歎曰大觀孔蓋公

之懷虗如谷靡所不內學博如海靡所不有故其發爲文辭澄鮮乎九光七明之逆也竒崛乎八門五花之陣也清越乎三天八琅之璈也要之亦非公意也然天下之於公也則以周情孔思而信其琬琰

之德以驤龍躍馬而信其鐘鼎之功以琱繡瓊敷而信其金石之言此非公之三不朽而傳之來茲者乎夫此三不朽者詞人之百相諛百相攘也者而歸然靈光則指何可多僂也公無事攘之業有之矣

不佞澤又何諛焉噫嘻不佞則不善諛矣

萬曆乙巳仲春之吉蜀吏濱隶劉

餘澤九頓首譔

由庚堂集後序

不肖從海內學士大夫游所稱

說當代偉人莫縉雲鄭中丞先生

若也稱理學必首先生稱勳業

必首先生至若詞壇埶苑諸君

咸執牛首進曰狎主齋盟洮榮陽公不可、夫是三者得一已足之不朽、柰何先生獨兼之哉友人何无咎尤更僕以為信然蓋私心實鄉慕之、洮朝夕矣、頃者无卻歸

肖榆塞出先生八行使序由庚堂
集由庚者其指在遠詩李本
寧太史序之已悉何假不肖竊
觀今之談理者不談一切詩若文
謂繡其鞶帨焉在其為性與

天道乎而雕龍窮矣試理學不去桯下殘酪則玄漆園耽藍高者不出竺乾氏牟後之慧而惡之稱也乃名析常竹帛之論則又兩薄之曰非五石之瓠即千

里之骨耳於灊世奚當焉如是使顏閔諸賢視由求游夏德行視政事文學何異矛與盾之相背枘與鑿之不相入哉此益曲士之見非通儒之說乎不肖雖未

獲執鞭事先生、與之上下議論、然
反覆與集、自謂得先生十多焉、
賦則經緯綦組矣、樂府古選、不
建安則黃初矣、歌行近體絕句、闌
元大曆而後亡論矣、詩餘雖游戲

字、然寧為花間、無為草堂集、序記碑銘傳表諸文、高者陵遷固拔中壘陳思、下亦伯仲昌黎柳州矣、奏疏則陸敬輿書牘則陳益公矣、雜著則染指鼎彝矣塞得

别玄著、理窟、睹記、則訏謨遠猷矣、凡此、非他人所槎牙、先生獨圜轉、他人所甘苦、先生獨鹽梅、他人所偏執、先生獨兼長者耶、故自謂浮先生十五於是集也、夫載道

者文言志者詩理學而舍旃詩文是猶皮之不存毛將焉傅耑豹犬羊疇為辭之無怪本寧之言以為論學者託德行以自便其膚陋苟簡之習也言雖當不

乃察見淵魚乎其論括蒼山川靈
秀異壤神皋一鍾爲王文成再
鍾爲鄭中丞誠然哉不肖幽
言既若左袒本寧又名左券无
咎矣抑有説焉楡塞不天下精兵

處乎、先生受旄鉞重寄、從薪徹桑施三表、設五餌馭虜、老上單于貪漢比踈犀毘賜物、携閼氏部落接踵稽顙貢馬款塞、無敢犯我當戶且渠乘障卒不煩寸烽

使鏃、相率枕戈臥耳、天子將賜璽書胙土食邑勳業不在文成下、安事殺青雕梓、懸國門高紙價、與授簡操觚之量較尺寸短長而已、先生之意、方欲兼

不朽者三、闕一焉可、不然、何以副
海内學士大夫所稱説也

太原王穉登撰